

门头沟的抗战事例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高连广

区政协，集文史，记载很多人和事。今天不把别的表，只说抗战一些事，就为记住这历史，也为公祭众烈士，还为传颂英雄志，更为中华梦做实。

一、王家山惨案

斋堂镇，王家山，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有组织和党员，带领群众来抗战，炸公路，摸据点，做军鞋，锄汉奸，送军粮，割电线，气的日军很是烦，总想报复解心患。日军头目是赖野，船木健次指挥官，宋福增、贾全书，他们两个是汉奸。日伪密谋毒计产，深夜围了王家山，站岗民兵鸣枪警，很多村民躲深山，老弱妇孺不及转，被敌围在村里边，

敌集群众一场院，并向群众大声喊：“谁是八路，是党员？是谁割的电话线？”没人回答敌红眼，把人关进房两间，关严门，干草燃，小屋顿时烟弥漫，仅仅逃出六个人，四十二人死得惨，这事就在四二年，腊月十二这一天。王家山，这惨案，惨、惨、惨、惨、惨，震惊平西山和川，人民奋起来抗战，抗战胜在四八年，战场击毙贼赖野，除了宋、贾二汉奸。船木健次被审判，有期徒刑十四年。

二、王朝义除奸记

叛徒汉奸梁增智，清水达摩居住之，帮日伪，不知耻，干尽伤天害理事，后患无穷必除之。王朝义公安战士，

四二八月十三日，接到紧急之指示：“叛徒要逃东斋堂，就在八月十四日，请你将其消灭之”。王朝义，慎思之：达摩要到东斋堂，必经清水才能至。因此连夜步行之，来到清水北河套，埋伏专等梁增智。就在上午九时，骑骡子的梁增智，还有日军护卫之，大摇大摆行走之，王朝义，犯难之，活捉已是不能之，干掉他，已寡之，不干掉，后患之，只见他，不畏之，大喊一声“梁增智”，举枪将其击毙之，自己速退山间至，除了害，是勇士，速决战，办了事，救了组织和同事。

三、老夫妇智擒日本兵

一九四〇年之秋，

清水镇碰水沟，八路军，打日寇，消灭鬼子百余口，两个脱逃日本兵，偷偷逃进深山沟，遇见村里老两口，大娘她叫马兴香，蓝光明是老头儿。一个鬼子端着枪，一个鬼子挥刀吼：“咪咪，咪咪的有？”老两口，明白后，大娘装作要做饭，老头趁机跑出沟，找来民兵人两个。四个人，齐奋斗，两个鬼子逮着喽，缴获“三八”两支枪，还有手表和手榴。这件事，可真牛，大家都赞老两口。

四、抗日英雄刘玉昆

抗日英雄刘玉昆，生于斋堂柏峪村，从小聪明好学者，吹拉弹唱书画琴，椰子戏，也会吟，会打猎，好枪法，文武之艺学在身，

宣传抗日打敌人。一九三八年之春，八路军，邓时伦，来到斋堂打日本，重任压给刘玉昆，寻访所，之所长，救国会，之主任，宛平游击大队长，他都曾经来担任。由于长战在山林，条件苦，病在身。一九四二，之腊月，带领游击之众人，到前线，打敌人，楼岭石河两据点，一举就给拔了根。胜利回来之路上，累得吐血献了身，就在山里柏峪村，三十岁，是年仅，抗日英雄刘玉昆。为了纪念刘玉昆，激励人民打日本，“宛平抗战烈士碑”，他的名字有刻痕。再说他的三件事，以表敬佩之我心。

1、长操巧战

三九年，秋下旬，

游击队长刘玉昆，到房山，长操村。游击队，六十人，三十条枪背在身，开辟工作正行进，遇到三百日伪军，双方激战危机存。刘玉昆，很沉稳，果断分出两部人，一部吸引日伪军，一部绕到敌后身，两面夹击打敌昏，死了不少日伪军。由于敌我兵悬殊，玉昆暗地仔细寻，不宜久战速转移，带了队伍回了门。

2、消灭保卫团

一九四零年之初，八路斋堂撤出，反动势力趁机会，还乡团，保卫团，反攻倒算恶事实，平西人民受了苦。

此刻宛平之县委，调回玉昆来解围，囊底下，燕家台，梨元岭，柏峪台，

东西大台王大台，七处伪政被摧毁，就刺梁、李两家庄，还有三十多土匪。某夜土匪正开会，玉昆带领游击队，突然包围众土匪，一举歼灭凯旋回。

3、保卫家园

四零年，打日伪，日寇增兵于华北，斋堂一带“拉锯战”，刘玉昆，和敌对，夜击晓息扰敌伪，为把群众来保卫。有天清晨柏峪回，峪柏之处枪声脆，玉昆带人去察对，只见六十日伪鬼，打死两名村干部，还在搜捕暴行退。刘玉昆，气炸肺，不顾人员少一倍，冲进村，猛打追，敌人不明其真相，斋堂据点去逃回，刘玉昆，十里追，打死三名日本鬼，缴枪两支也背回。

纸糊的北平城

铁打的赵家台

赵家台村抗日纪实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向我卢沟桥侵犯，我29军英勇的爱国将士奋勇抵抗，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

7月29日，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北平城，我手无寸铁的北平和平居民陷入了苦难深渊。

日本侵略军踏进北平城后，遂即又向平郊农村进犯。9月2日，日本侵略军向门头沟里十三的赵家台村进犯。当地的游击队和群众英勇抵抗，打退了敌人7日7夜的炮火猛攻，大长了平西游击队和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从此留下了两句歌谣：“纸糊的北平城，铁打的赵家台。”

赵家台村今属我区潭柘寺镇，在古刹潭柘寺西约15里处的山腰上。1937年以前，全村只有90多户人家，300多口人。这个村村里村外的山坡上，树木葱茏，风景秀丽，村民善良淳朴。村四周的山坡梯田遍布着各种果树。旧社会村民都经营果树，耕种山坡梯田。村附近山中蕴藏着丰富的叶蜡石，村中有个手工操作的石笔厂，所以村民只要肯于劳动，就不愁温饱。

村子偏僻，村民较殷实，因此，在旧社会经常遭土匪的骚扰抢掠。村民为了保护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石笔厂的生产，在1937年前由村中孙天纯等人主持购置了枪支，建立起了自卫团。当时共凑集购置汉阳造、老套筒等步枪22支和一些土枪土炮。

1937年日本人到门头沟前夕，石门营警察分所人员把本所的枪支埋藏后逃避，该所李凤仪逃到赵家台，告知村里人埋枪地址，村中自卫团到石门营把枪刨走，共有步枪10支，带回村中。

日本人到来前，村中就挖好了各户相通的地道，并直通村外。8月底，日本侵略军30多人、汉奸队(原土匪)百余人向该村八里许的通往山区的峰口庵进犯，当时山区原九区吕青海的自卫团早已守卫在峰口庵，赵家台村自卫团也派出部分团员到峰口庵守卫，将进犯的敌人击退。次日，敌人又由潭柘寺方向向白岩沟直奔赵家台来了。敌人在村外打死了监视敌人的岗哨孙玉峰，他的尸体被自卫团团员抢回了村。

村民们见到尸体激起了报仇的怒火，大家一致表示，国仇家恨誓死要报。敌人开始向村里进攻，村中自卫团大部分经由地道出村守住了制高点南山梁。9月2日开始，敌人集中大批的日军和土匪刘桂堂的汉奸队1300多人，包围了村子的东、西、北三面。日军占领村外的东山梁，用六门小炮、三挺轻机枪，汉奸队除步枪外还有6挺轻机枪，向村中射击。白天敌人还出动三架飞机在空中用机枪扫射。村中的自卫团除占领南山梁制高点外，村中的村民用土枪土炮和敌人交锋，抵抗了7日7夜的攻打后，因众寡悬殊，弹药用尽，全村村民扶老携幼由地道退出，到南山梁集中，由自卫团掩护，经过房山等县逃往河北省保定等处。

日本侵略军和汉奸队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占领赵家台村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打死了村中没能逃出的老病残4人，伤16人，村中的177间半房屋被烧毁。“铁打的赵家台”在抗日战争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陈雷/文

母亲节

山水

5月10日，
今天是母亲节。
献上一束花，弥漫爱的香。

像白云离不开蓝天，
鱼儿离不开海洋，
依在身边就是温暖，
静静地坐一坐，
幸福的花儿满脸绽放。

孩子都要长大，
父母都会衰老，
当孩子也成为父母，
回首想一想，
是否会懂得，
生命的循环意义。

父母老了，
我们长大了，
我们成了父母，
孩子长大了。

母亲节的意义，
是让我们懂得，
付出是一种幸福，
陪伴是一种幸福，
替母亲刷刷碗是一种幸福，
陪着聊聊天是一种幸福，
回家看看是一种幸福，
动听的故事是一种幸福，
母亲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幸福。

在母亲节的当天，
说一句祝妈妈节日快乐！



摄影散文

绿叶对春的情意

杨天明

当人们踏青的身影停留在花团锦簇的鲜艳时，人们总是习惯于置身在姹紫嫣红中拥抱鲜艳的春天。然而，当花儿被赞美的时候，在这光鲜的背后，绿叶却悄然地隐去了它的身影。

尽管人们忘记了它的存在，绿叶依然用它谦和平实的心态，默默地守候着衬托着那一片鲜艳，为鲜艳的花朵遮风避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每一个花瓣。从不抱怨人们没有给它赞美的目光。

面对着那一芽嫩绿，感悟之至。繁华过后总是平淡，物亦如此，人亦如此。光鲜背后总是要有许多的默默无闻来衬托，鲜艳与平庸在这个世界上一样精彩。

让我们记住这平淡的绿叶对春的情意吧。让我们用平和记住人生的精彩与平庸。只有这样才能在心底里留住春天、留住美。

我的童年，我的“六一”

朱仲祥

我出生在“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的特殊年代，好不容易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待到“文革”来临时，又是“文革”来临……因此，现在每当看到“六一”节里小朋友们欢天喜地的样子，心里就生出许多感慨。

记得刚满七岁不久，我便一个人光着脚，踏着泥泞的小路，背着一个妈妈缝制的紫色书包，朝一公里外的学校走去。因村小初建没有板凳，手里还要吃力地端着一只小木凳。因从小很少接触陌生人，所以我要过的第一关是报名。走进学校见到老师时，心里总怕怕的，躲在别人后面。等别人都报名进了教室，老师把目光投向我，我才怯怯地走上前去，一问一答地报上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等。

然后走进新建的教室。我们的教室，一个字就可以概括：“土”。墙壁是土砖砌成的，留着小小的木格子窗户；地面是泥面的，没有做水泥硬化处理，一扫地便

烟尘滚滚；更恼火的是：学校里没有课桌，只有一尺宽的长木板，两端用土砖垫高，有时同学打闹会将木板掀翻在地，一不小心就会砸伤同学的脚。每天一早去上学，总会发现长木板上落着厚厚的一层黄土，那是头天扫地时落上去的。

进教室门才发现，自己由于紧张胆怯，把小板凳落在办公室了。难道又要一个人单独去面对老师？一时间愣在那里不知所措。这时，只见老师从办公室那边，帮我把木凳子带进来了，心里才轻轻松了口气。老师将我的凳子放在第一排，这就确定了我读书的第一个座位。

教我们的老师先后有两个，都是年近五十的男性，第一个启蒙教师叫杨九龄，后来公社办中学时调去作了革委会主任；其后的一个叫彭泽江，戴一副眼镜，很儒雅斯文，后来才知道他是县天主教的教职人员，被迫下到我们村小教书的。两位老师都很负责人，也都对

我们很宽容，有时亲戚家办九大碗去请个假，老师都准假让我们去补充点油荤。最令人难忘的是读“复式班”，一个老师教两个年级，让我在读三年级时听了四年级的课。后来调增了一个出生在石棉县的叫陈敬容的老师来，这复式班才算结束。

但那时的小学，没有层层加压的各种考试，课业很轻松。读书之余我们有很多时间，用来做我们童年想做的事情。比如下河捕鱼、上树捉鸟，比如晒场上跳绳、仓库里捉迷藏，还有白天追着蜻蜓、铁环疯跑，夜晚望着星星月亮胡思乱想，等等。偶尔有连环画看，便如今开着宝马、奔驰兜风一般。当然也被大人驱赶着割草砍柴放牛看屋，兼顾看护更加年幼的侄儿孙女。

记得我过的第一个“六一”节，是1966年。我从读中心校的姐姐那里，知道过“六一”节很好玩，她们的老师会组织大家唱歌跳舞，会炸油条给学生吃。于是，我

对这个节日充满期待，并提前从姐姐那里学会了唱“六月里花儿香，六月的好阳光。”可等到“六一”节这天，我一大早就来到小学校，期盼着老师组织大家唱歌跳舞发油条，可除了宣布少半天课外，期待中的好玩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不由得在背后出老师的怨言，骂老师“老牛筋”迂夫子，不会教唱歌跳舞也不会炸油条，便在节后的课堂上多了一些惹老师生气的调皮行为。

更令人郁闷的是：第二个“六一”节到来时，老师不知被哪级造反派组织出去“闹革命”去了，我们连课都没得上，谁还来带领我们过“六一”节？我其后的一个个“六一”节，都是在那个闹腾的时代度过，回想起来都很苍白很无奈，没有歌曲里的花儿香，好阳光，没有“六一”儿童节，歌儿到处唱。”面对忆苦思甜的作文题《快乐的“六一”节》，我往往咬碎了笔头，不知从何说起。

所以，面对今天真正快乐的“六一”节，我真感谢日新月异的生活，并为孩子们深深祝福！